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九十八

雜行 宋十二之五

官者

竇神寶

王仁唐

王繼恩

李神福

第神

劉承規

閻承翰

秦翰

周懷政

附朱能

張崇貴

張繼能

附何

衛紹欽

石知瓏

孫全

郭守恩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

子元

雷允恭

關文應

任守忠

張維吉

子若

甘昭吉

盧守愨

王守規

張茂則

蘇利涉

竇神寶五代時內侍思儼養子宋初爲黃門從太宗征太原擢

甲登城稍遷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三十

六斬首千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特詔褒之與尹憲

也夏州時岌伽羅賊等十四族久叛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獲甚衆雍熙中廷議募緞宥赫府近邊諸州有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此皆狼子野心或反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墾柵兵騎知延州慕容德豐未至神寶乘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擾與陳德玄討破牛家族二十八部并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同環慶駐泊牛家族復結衆叛又破之獲渠帥九人馘餘黨於極泉鎮西戎寇鄜遣兵授之以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李繼遷入寇又與德豐襲破其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連詔嘉獎遷內殿崇班至道初夏人再寇靈武圍城歲餘神寶遣人間道告急城中糧竭潛遣入市糶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遂引去論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受命授芻糧于蒲洛河沿遠軍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

運至環州遷左藏庫副使出使靈武還奏稱旨面投供備車使
咸平中歷高陽關鈐轄貝冀巡檢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
帳于順成谷與燕魏族接戰詔遣和治悉定其經界遣還舊地
入爲內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祥符
初勾當三班院并諸王宮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刺史兼
掌往來國信蒞職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
內職卒年七十一兄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

王仁睿自幼入內迷其出處太宗在晉邸服勤左右性甚淳謹
卽位宣傳指揮頗稱旨歷入內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典宮闈出
納之命最居親近嘗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
卒年四十一特贈內侍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皆
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沒皆贈官給

葬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因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咸平中溫台等州巡檢使徐志通坐取李歡男四人爲假子又縱卒略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酒掃班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王繼恩陝人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爲內侍行首賜姓名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般抵采石改入內小底都知賜金紫加武德使事太祖待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中夜馳詣府邸請以入卽位人以爲忠寵遇莫比遷官苑使命副杜彥圭案行陵地克末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楛庫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屯易州爲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後河朔諸路城壘多圯詔與翟守素田仁郎

郭延游分路按行增築之北伐爲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
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鈐轄淳化初賜
甲第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山爲劔南西川招安
使諸將並受節度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四月山小劔門路
入研石砦斬首五級逐北過青巖嶺平劔州進柳池驛破賊五
千斬級千六百級賊望風奔走殺戮溺死不可勝計五月至成
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輿及鎧甲僭僞服用甚衆中書
議賞功上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
以寵之進領順州防禦使繼恩既握重權日以宴飲爲務出入
奏音樂執博局僕使橫恣所部剽金帛子女一無鬪志餘賊奔
迸山谷州縣有復陷者上聞復命衛紹欽往行營指揮軍事議
分州路追討并減師徒出蜀境以便糧運麾下高品王文壽領

虎翼軍二千御下嚴急士卒皆怨指揮張嶸乘機遣卒殺之與
嘉州賊帥張餘合勢轉盛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諫
止以爲若遣帥招撫因可破賊上令巡檢程道符諭旨許釋其
罪叛卒皆自拔來歸斬嶸首送繼恩因使爲鄉導擊賊悉平太
宗崩繼恩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觀察使喜結黨與邀名譽
柔間多薦外士其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嘗薦潘閻能詩得名
見賜進士上尋察其狂追還詔書真宗初益豪橫頗肆欺罔漏
泄機事與參政李昌齡緘題往來多所請托復與胡旦善將加
恩密委爲褒辭士人詩頌盈門上聞惡之黜爲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籍沒資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卒於貶所

李神福開封人養父繼美後唐內侍太祖時特賜紫至右領軍
衛將軍神福少給事太宗邸謹恪解上意卽位授入內高品從

征太原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遷殿頭押班副都知勾當翰林
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淳
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城司加宮苑使太宗好筆札每侍
側賜以別本及不豫朝夕躬侍藥膳崩後模寫聖容得預立侍
真宗遷皇城使加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末熙陵行宮事未幾加
昭宣使賜第宮城咸平二年秋閱兵東郊充大內都部署幸大
名爲行宮使勾當三班部脩舍光殿賜養甚優景德初進宣取
使兼領親王諸宮從謁諸陵賜西京醮命主其事天書降輿劉
承珪鄧朶遷李神祐石知暉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器幣
緡錢又與白文舉閻承翰同典京城賜酺封泰山同曹利用經
度行宮道路爲行宮使車駕進發整肅禁衛禮畢特置宣慶使
額以寵授之終昭州防禦使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性恭愼

和易在禁闔五十年稱爲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敘不能拒人請託爲失所守云 弟神祐初授殿頭高品太祖納孝章后命奉聘禮于華州征太原負御寶從行右詔緣邊和市軍儲復慮擾民亟令馳驛止之攻晉陽梯衝已列城下賊潛縱火來焚急命部兵爲援斬賊甚衆因悉潰去伐廣州隨軍賞給寇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僞將朱令贇命馳人獻捷賜錦袍金帶太宗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往按府藏之積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繕完甲兵劉繼元約降駕幸城北臺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又與劉延翰統精騎援大陣駕還命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治滑州河防材葦未具馳往垣曲伐薪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

寇邊領兵屯瀛州俄改崇儀使提點左右藏庫遷洛苑使至道
初西鄙不寧爲雲環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未興
復護糧運抵朔方真宗轉內閣使邠州都監北巡改天雄軍子
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審諭旨於諸將
敵騎數百忽至神祐周麾而呼若召伏兵狀敵懼解去遂遠上
命俄充刑部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幸澶州領隨駕壕砦還
轉入內都知東封遷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遷秩令第其勤狀凡
從升山不升山或不預者有訶其品第非常時范守遷等先改
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削神祐泊張景宗石知顯藍景宗等秩
尋起掌御廚卒年六十六性謙愿曉音律頗好篇詠子懷岳至
供奉官善用鐵鞭并射邊人畏之

劉承規字大方山陽人內班都知延翰養子建隆中補高班太

宗趙拜北作坊副使陳洪進歸朝遣疾置封其府庫會土民嘯

聚爲寇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屯定州

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爲

廊延排陣都監改崇儀洛苑二使至道中與尉瑩同提點樞密

宣徽諸房公事加六宅使復特詔塑像太宗神御之側真宗立

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加莊宅使北作坊使時邊境

未寧議修天雄城堊命乘傳經畫又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

選宮苑使上諭西事請益瓊州木波鎮戍兵以爲諸路之援從

之俄兼勾當羣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

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乃以領之所

創局著多所規制人畏其伺察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議更茶

法三司言新課增羨有勞加昭州團練使朝陵留掌大內封秦

山命掌發運遷昭宣使長州防禦玉清宮副使祀汾陰復命督
運凡百供應悉由水道安流而逸體成當進秩以疾表乞休致
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仍詔特置景福殿使以
寵之班在客省使上疾甚還第初本名永珪取道家易名度厄
之義改之凡皇城常務內藏初制就取商度等以檢校太傅左
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進奏免贈葬辛年六
十四上甚悼惜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使遣內臣與
鴻臚典喪親爲文祭之承現歷事三朝以精力聞多沉毅徇公
上特倚信頗好儒學喜聚書問按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
者多見禮待或密爲延薦咸平中編次館閣書籍修祖宗實錄
冊府元龜國史及編著贊校之事悉典領焉掌內藏三十年檢
察精密動著條式常製定權衡法節在律曆志上命作玉清昭

應宮極精麗屋室少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及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就墓告祭

閣承翰真定人周顯德中爲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稱太宗擢殿頭高品內供奉官內殿崇班建議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自今於都城西置場以給之雍熙中馳往廣州就逮運使王延範考掠過甚坐以不軌論誅李順亂命爲川陝招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與劉承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事真宗進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遣護塞鄆州決河時議徙州以避河患與工部陳若拙乘傳規度徙于舊治之東南還代韓守英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真宰相言其雖無武勇蒞事勤恪時中山屯兵甚衆艱於飛輓請鑿渠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

十二里合沙河經吳泊入界河以濟饋運旁可爲方田上從之
渠成人便優詔褒美景德初契丹謀寇順安軍詔發雄朔兵與
判嗣張延同築壘禦之又遣詣德清軍規度取脩城堠二年加
領廉州刺史勾當羣牧司條上馬政會盟國信司與契丹結好
主交聘之事命始傾之多所規置祥符初改西京左藏庫使充
趙德明加恩官告使趙遷內園使左班都知獎州團練使與左
藏副使趙守倫不相得各訟贖金屬上製內侍箴復以賜之表
請刻石省中七年建應天府爲南京作鴻慶宮遣自京奉太祖
太宗像以往授南作坊使入內都知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
使

秦翰字仲文真定被鹿人年十三爲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
興國四年監崔彥進兵擊契丹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

屬任雍熙中出爲瀛州駐泊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
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命監護李繼隆
兵次延州討趙保忠慮其遁逸輸乘傳先往安撫以綬其陰計
王師至諷以地主之禮郊迎並驅而出因就擒之以功加崇儀
副使至道初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西路都監真宗加洛苑使入
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再監鎮定高陽兵敗契丹于莫州
東斬級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亂
爲川峽招安巡檢使恐上官正石普不協生事曲爲曉譬和解
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于札勞問翼日
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超遷內園使領恩州刺史
三爲鎮定高陽關前後陣鈐轄破契丹二萬衆于威武軍西俘
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爲邠寧涇源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

所部按行山外名戎落彖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董埋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嘉獎賜袍帶金帛車駕北還先遣乘傳往洺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充邢洛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將角之勢又名爲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仍督衆環城浚濠以拒敵契丹兵暴至不脫甲冑七十餘日及乞和留泊洺州月餘始還加官苑使入內都知出爲涇原儀渭鈐轄規度西鄙無藩籬之蔽鑿巨壘要害處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遷皇城使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宣使領副草牧祀汾陰適夏州屬戶擾境卽日遣往雁上按視遍巡邊部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平州團練

使祀亳州掌如汾陰以參領營葬大內暴卒於內庭之屏年六十四上甚悼惜贈貝州觀察使脩內畢賜其家襲衣金帶加贈彰國軍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以賜翰侗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未質嘗欲因使事入其帳手刺此賊太宗深嘉其忠性謙謹兼之輕財好施衆樂爲用其歿禁旅有泣下者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事太宗由黃門至內殿承制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屍間養爲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脩行官爲頗近使奉泰山天書赴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入與皇甫繼明並爲夾侍東封禮成留泰山修闕牽輦入內東西供奉官祀汾陰掘內殿崇班勾當皇城司入內押班朝謁太清宮管勾大內事天書刻玉及脩兗州景寧宮太極觀會真宮醮告皆爲都監至

內殿承制領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遷如京副使壽丘宮觀成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天禧大禮又爲脩奉寶冊都監加長州刺史洛苑并左藏庫使仁宗在東宮命監資善堂爲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驛使英州團練至昭宣使日侍內廷言事屢從權任尤盛附會者日益衆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田敏斯養爲人凶狡因賂得親信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惟懷政大爲所惑驟引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與劉益輩於終南山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倚寇準重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依違從之朝臣屢言其妄真宗不忍遽斥然漸疎之懷政憂得罪祥符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承制楊懷告祇

侯楊懷玉合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冠準
奉真宗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崇勳懷吉詣謂密告借曹利用入
奏帝怒命收懷政令宜徽曹瑋與崇勳鞠訊具伏帝坐承明殿
臨問但叩首祈哀遂命斬于城西紹忠以嘗訴罵懷政懷信亦
謂事必敗欲早詣上前首責屢泣拜止之故皆得免死並杖配
遠州子姪勒停資產沒官僧錄澄遠供奉譚元吉高品王德信
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皆以協同妖妄杖脊黥配押班鄭志
誠坐書問往還供奉石承慶坐不下皇城門鑰俱削兩任配隸
懷王綏於陳訴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懷吉如
京使賜金帶銀幣亟遣內供奉盧守明鄧文慶捕朱能能殺守
明以叛復遣承制江德明供奉于德潤發兵捕之供奉李典本
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守昱守吉首以獻補典閣門祇候順

平城都頭劉益等十一人殊于市王先等八人處斬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諤母周氏妻子弟皆決杖配隸開門祇候穆介知未與朱異運使梅詢劉楚知鳳翔臧奎等交結相稱薦論罪準及朝士與厚善者悉降黜焉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爲內中高品遷殿頭太平興國中以善射選帶御器械馳往闕錢假城防儲侍之數從崔彥進李漢瓊征太原先路視水草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羗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酋領轉內班右押班管勾邠延屯兵李繼隆討繼遷詔犄角而進及擒趙保忠與石霸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橐駝路驛脅內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亂遇戰於雙堽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橐駝鉗甲甚衆連詔褒諭會走漠中遣將佐趙光祚張浦送款于石堡

若乃椎牛釀酒宜詔犒諭給以錦袍金帶繼遷貢驢馬待罪復遣往賜器幣茶藥衣物至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右班副都知繼遷復叛劫芻餽于浦洛河圍靈州廷議棄守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奏請益兵固守就命監靈環慶州清遠等軍爲排陣都監真宗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保吉復修貢授以定難軍節度使復持詔并金帶器幣往賜還加六宅使咸平初命管勾鄜延屯兵爲延安駐泊都監兼鈐轄繼遷又讐熟戶李繼福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王榮擊之焚廬舍獲賞畜器甲生口甚衆再詔褒飭四年詔歸領獎州刺史復蒞鄜延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屢詞契丹事以聞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移書諭以朝廷恩信德

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令專
主築臺保安北名邊人會議與之盟約復召赴闕而投方略許
封德明王爵賜金帛緡錢并茶給內地節度使俸聽回國往來
放青鹽禁凡五事要以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
罷設官吏散蕃漢兵并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德明
誓表來上錄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持
旌節誥命往授還對于瓊林苑中命爲行宮伊祥符元年加昭
宣使崇貴既久在邊廷善識情僞羌人畏服每朝論所述及境
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嘗請
如北面置緣邊安撫使上謂西鄙別無經營苟德明能守無慮
朝廷大信增置署局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二年許歸葬
父母賜輿甚厚復命爲都鈐轄提舉榷場聽歲入奏事辛年五

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

張繼能字守拙太原人事太祖太宗由黃門爲內品征河東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鎮定高陽路先鋒都監從卞彥進戰長城口多所俘馘又敗契丹唐典口轉殿頭雍熙中監李繼隆兵以討夏人徙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遷入內殿頭從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其材命同經略代還掌內弓箭庫淳化三年與白永啓護芻粟入靈武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十同主軍務留爲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軍命繼能護其役工畢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砦就遷內供奉官靈環慶清遠軍後都監詣闕奏事遷內殿崇班供備庫副使復遣護環州屯兵涇原儀渭都巡檢使真宗遷崇儀使靈環十州軍兵馬都監

兼巡檢安撫使王均亂命爲川峽招安巡檢使成都平改利州
尋召歸會銀夏寇警復爲邠寧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軍營于
積石河與楊瓊馮守規坐逗遛下獄流儋州景德二年赦還任
內侍省內常侍陝西捕賊巡檢改內殿崇班朝陵爲行宮四面
巡檢空州陳進叛詔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與如京使張從右
兵備庫使張煦發荆湖斬黃兵討之賊率衆攻陷柳城殷直犇
明許貴死之郝惟和僅以身免盧成均奉空州印求赦罪官軍
退保象州復寇懷遠軍知軍任吉與邕桂巡檢張崇實侍禁張
守榮擊走之賊退而復集固守者累日繼能與鬪大獲其器甲
會又攻天河砦監軍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衆潰棄空州
將入容管知州王昱遁走城遂陷詔書諭以歸順悉釋其罪賊
孛族居思順州分兵攻象州入內高班于德潤引千兵倍道襲

逐賊率衆來拒直犯前軍奇班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史崇
貴登山大呼賊走急殺之遂潰逐北至象州成均擊降其族進
乃伏誅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復分兵
捕餘寇遣德潤馳奏授繼能志言供備庫使煦如京使從右莊
宅副使歸遠軍士李昊劉宗趙敏手殺進並補本軍頭守榮崇
寶任吉並爲供奉官錢吉右侍榮升象州爲防禦知州何邵勞
最優拜祠部員外郎賜緋三子知道知古知常皆賜出身東封
并祀汾留掌大內兼舊城內巡檢鈐轄俄加東染院使祥符二
年擢內侍省副都知掌宗室講讀說書別給公膳又與內殿岑
保正提點郡縣主簿院事三年兼羣牧都監領會州刺史謁太
清宮爲天書扶侍都監旋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徙鄜延都
鈐轄凡內屬戶舊殺漢口止罰孳畜至是咸麗於常法西人畏

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謚恭僖

鄧守恩非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既長身長七尺狀貌甚偉從往討蜀就護屯兵咸平初爲入內高班契丹入寇任石保吉鎮定都監踰年入掌駢驥院會龍騎叛卒剽劫環慶遣擒斬之景德初爲涇州都巡檢使又使環慶及戎澶等州巡察進事祥符初按獄涇州雪冤抑八千餘詣監修玉清照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宮累遷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領修大內改西京作坊副使營造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修祥源觀成遷崇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命爲滑州修河鈐轄郊祀名除行宮使改如京使復還本任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遷領昭州刺史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俄

勾當資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生平蒞事幹敏以彊果稱卒年四十八贈澠州防禦使

楊守珍字仲寶祥符人爲內黃門習書史學兵略善騎射人服其精逸爲環慶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入塞爲鎮定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會有人誣告許民扇繼宗與外境交通于證六十八人辭服上遣覆問悉與辨理出之徙真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又徙巴桂等十州安撫都監從曹克明降撫水州蠻築二柵以扼其要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未典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邠寧路入爲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使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卮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韓守英字德華祥符人初爲入內高品從征河東數奉詔至石

嶺關督戰取隆州遷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內侍押班遷副都知隨往西川招安爲先鋒戰于劔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劔門都監還勾當三班院進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岢嵐軍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賊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再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爲鄜延路都鈐轄徙并代路建言邊鄙無事本路多宿兵百姓困於飛輓請留軍千騎餘悉徙內地真宗詔諸州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宐視此行之俄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爲趙德明官告使歷宣德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管勾修國史書成累景福殿延福宮使卒贈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初事劉鋹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營陣間多稱旨雍熙中溫仲舒營大小洛門砦徙羌衆于渭北言者以爲生事遣往按視迎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乃復使勞賜仲舒還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屢充元德太后章穆皇后園陵按行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謁諸陵舊苦乏木繼宗悉爲疏濬百司從官皆從取給擢入內副都知天書扶侍都監罷遷東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典修玉清工作成遷洛苑使高州園練章穆后陵塋貶如京使復修景靈會靈宮祥源觀進南作坊使車駕幸亳州管勾留司大內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并國史院爲趙德明加恩使與射巡中遺以名馬還爲內侍省右班入內都知仁宗遷左騏驎使忠州防禦使脩奉未定

陵歷昭宣宣政宣慶三使告老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幸復固
請罷都知領景福殿使自祥符間置授者纔三人家有園池初
退亟歸種花卉弄游魚爲樂後終邕州觀察使贈安德軍節度
使諡僖靖爲人以謙謹自持歷事四朝每領職未嘗久戀故人
不以爲尤 養子元震蔭補入內黃門轉高班給事明肅太后
禁中夜火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獨傳呼宿衛以
功遷高品爲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視以爲式歷羣
牧都監三館祕閣積官皇城使入內副都知忠州防禦使仙韶
院火復救護詔褒之賜襲衣金帶卒贈鎮海軍留後

雷允恭開封人初爲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以
發周懷政僞天書事擢內殿崇班歷承制西京作坊使普州刺
史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允恭與丁謂潛相結凡機密事

皆托傳達禁中由是勢橫中外請效力山陵以爲都監司天邢
中和言今山陵上百步法空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
就之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
有何不可中和以爲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旬月恐不及七
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
橫人不敢違卽改穿土穴入白其事後初已慮其妄有改動及
聞大驚曰此何事輕易如此奏曰使先帝空子孫何惜不可后
意不然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遂與謂具道所以謂唯唯還奏
山陵使亦無異議旣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內侍毛昌達還
奏按視得寶賜死籍其家流中和沙門島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入內副都知至昭宣使恩州國
練使與宰相呂夷簡相結最善仁宗初親政郭后言夷簡亦附

太后遂罷夷簡翌日早朝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使文應訶之乃知事由郭后深憾之后以此被廢帝益寵楊尙二美人楊太后欲驅之帝含忍未斷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帝厭其煩強諾之卽以輓車載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罵曰官婢尙何言驅使登車旣而頗悔有復郭后意文應大懼致后崩逝不明諫官姚仲孫劾其罪寘之嶺南并出其子知御藥院士良爲內殿崇班時左右引陳氏女入宮楊太后許以爲后帝一日方披百葉擇日士良前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耶上曰然因言女之父號陳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若納其女恐輕朝廷遂止後領嘉州防禦爲秦相鄆三州鈐轄卒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供奉章獻后聽政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

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爲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遷
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爲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
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爲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宣政使
洋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窺上未有嗣。日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
以徵大利。英宗卽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坐語言誕妄。交亂
兩宮。司馬光論其離間之罪。爲國大賊。生民巨蠹。乞斬於都市。
疏猶未行。宰相韓琦慮少緩。恐事中變。亟出空頭敕一道。令同
僚簽參政。歐陽脩已簽。趙鼎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
琦山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姑貸之。貶保信軍節
度副使。鄆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中外快之久。乃
起爲式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爲高陽關路走

馬承受獲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榷貨務與御史王軫往劾知嘉州張約賊私還領內東門司爲脩奉章獻章懿二太后陵承受當遷勾當御藥院會議復李諮榷茶筭緡法乃以惟吉爲內殿崇班監榷貨務衆以爲賞薄惟吉獨欣然就職再期以進羨餘遷承制爲西夏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備及寇延州遣按視鄜延環慶兩路器甲并訪攻守利害時夏竦韓琦方謀乘虛深入令往募并汾驍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奏言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宐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奏命領皇城司遷內侍省押班羣牧都監簡陝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盡汰軍校之罷廢者還供備庫使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爲入內都知涇州河決商胡命爲都鈐轄時轉運施昌言請亟塞崔暉以爲歲災

民困役宜緩朝廷從嶧議遷惟吉如京使果州團練復領皇城
司卒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加保順軍節度使諡忠安惟吉
歷事久頗見親信張貴妃薨諸宦官皆從傅會惟吉獨謂事于
典禮深以爲非 養子若水字益之奏補小黃門給事章惠太
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貝州征僥賊皆以幹敏遷爲走馬承
受賊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路鈐轄討環州解也曰族有功歷
帶御器械內侍押班副都知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
殿臨閱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請射連中徹
札會建慶壽寶慈兩宮典領工作再遷嘉州防禦使以病所解
職領輝州觀察使提舉四圍苑諸司庫務卒贈天平軍留後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爲英韶州巡檢捕盜有
功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突

入州廳事欲爲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已先
入諭亂卒禍福令推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
入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累
遷供備庫并文思副使帶御器械仁宗特記前功授內侍省押
班轉入內副都知英宗踐阼夕直禁中翊衛有勞超遷供備庫
使康州刺史爲人敦實慎密仁宗旣崩奏臣本孤微無左右舉
助先帝知臣朴直簡拔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帝愛
其忠授末昭陵使尋加如京使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

盧守懃字君錫祥符人自入內高品累遷禮賓使邠寧環慶路
鈐轄還爲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坐改葬章懿太后舊藏有
水罷爲末典軍兵馬鈐轄徙邠延路再遷六宅使貴州團練營
州防禦兼邠寧環慶路安撫都監元昊寇保安軍率兵擊走之

特遷左驥驥使移陝西鈐轄會劉平石元孫被執撫膺涕泣不敢出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保鄜州雍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遠去更相論奏以擁兵觀望奪守懃防禦爲朔北都監康伯均州都監用章除籍配雷州久之復恩州防禦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鈐轄以左衛大將軍致仕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安恪

王守規樂城人兄守忠事真宗爲入內都知謹愿慎密眷遇最厚明道中守規爲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亟奉帝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內人宦者皆得逃免翌日執政候起居仁宗曰若非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遷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賈村決蔡河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

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觀察留後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屬盜入禁庭首登屋獲之遷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趨入扶衛左右或欲掩宮門止曰事無可慮何至生疑帝疾間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州團練未與路兵馬鈐轄入爲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漢四州生隄及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燭衆撲滅賜以窄衣金帶累乞休詔褒之仍進其官哲宗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知卒年七十九天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以嘗預元祐任使紹聖中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入黨籍蘇利涉字公濟廣州人從劉鋹入朝初爲內高品慶曆衛士

變以護衛勞賞激加等英宗爲皇子給事東官卽位遷東頭供
奉官幹當御藥院至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
及崩上表待罪不許神宗授遠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
海州團練使救僊韶院火賜製衣金帶幹當皇城司卒年六十
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勤僖 代者石得一開封人爲內侍黃
門累官內殿承制帶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遷入內副
都知領成州團練使幹當皇城司恣其殘刻縱遣邏者所在暴
布張弮設網事無巨細內外大吏及富家小人飛語朝上暮入
徃犴上下憐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目者殆一年人始思利涉
之賢得一坐降左藏庫使卒紹聖中贈隨州觀察使

弘簡錄卷一百九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宋十二之六

宦者

李憲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舉 梁從吉

劉惟簡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童貫

方廉朱勳
趙良副附

梁師成

楊戩

杜公才
李彥附

邵成章 藍珪 康履

藍安石
康緒附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昇

弟昇附曾觀龍大淵王
并姜特立譙熙載

王德謙 關禮 董宋臣

盧允升

李憲字子範祥符人皇祐中補黃門遷供奉官神宗時歷承興
太原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幹當後苑王韶請復河湟命

憲往視師與都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
谷拔珂諾城爲熙河經畧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廓延軍行至
蒲中會木征合董禮鬼章兵殺景思立詔趣赴之以黃旗書勅
如破賊者倍賞憲馳至張以示將士曰此旗天子所賜視此以
戰帝實臨之衆爭呼用命督諸將傍山焚族帳卽日通路至河
州賊餘衆保踏白城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川又破賊堡十餘木
征率部長八十餘人詣軍門降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
還爲內侍省押班幹當皇城司安南叛命副趙鹵招討未行尚
言朝廷置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卽宜歸一慮銜
之屢與紛辨遂罷副使令乘驛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
節度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以爲不可言
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成功其禍大上弗

聽俄而冷鷄朴誘山後生羗擾邊木征討自効衆不許憲謂羗人天性畏服豈種聽之何傷木征盛裝以出羗衆聳視果無鬪志王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董種懼卽遣使奉贄効順加宣政使宣州觀察入內副都知時用兵連年調度不繼詔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遷宜慶使屬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又詔領兵直趣興靈若董種欲往乘機協力入掃巢穴或興靈道阻卽過河取涼州憲總兵東上平夏人于高川石碛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董種亦失期師出無功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同知密院孫固奏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至靈州不可赦帝以憲前有功但令詰植還之由托言餽餉

不接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俱從之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乃罷兵趣憲赴關道賜銀帛四千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兵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始復還熙河仍兼領秦鳳軍馬蘭州乃夏人必爭地入破西關降宣慶使明年夏大舉步騎號八十萬圍城遣間諭阿里骨結等破賊又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路副總管提舉崇福宮元祐初中丞劉摯論其貪功生事罔上害民與宋用臣王中正石得一各爲囚遺患至今降宣州觀察使再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五十一紹聖初贈武泰軍節度使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爲人精思強力以蔭隸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

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乏廉節者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降皇城使監滁州太平酒稅起主管靈樞觀紹聖初召爲內侍押班進瀛州刺史徽宗遷蔡州觀察使內副都知爲永泰陵修奉鈐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愷慎敏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蠶補入內黃門於延福宮學詩書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援弓矢卽殿西柝捕賊悉就擒遷東頭供奉官歷幹當御藥院廊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路有功帶御器械神宗將復熙河命往規度還奏譬如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也卽從王韶入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使嘉州團練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兵授之舊路由石泉入抵隴東土田肥美爲西羌所據中正不

能至反言其路榛僻不通商旅外蕃因得乘間至緇而龍安有
都巡檢緩急可倚仗朝廷從其請割石泉隸緇望其故道隴東
遂不可得遷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入內副都知元豐初
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盜獻民兵五保法請於村墮及縣以
時閱習悉行其言復往鄜延環慶經制邊事簽書涇原路經略
司事凡所用度詔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所過輒稱而受密旨
募禁兵以行主者不敢違從五路師會靈州自度失期糧道不
繼士卒多死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以俟後舉請罷遷金州觀
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元祐初貶兩秩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
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李舜舉字公輔神福養子蔭補黃門仁宗使督工冶金爲器旣
成併上羨餘帝嘉其不欺擢爲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

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以爲天子新卽位使者從邇來不
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言舊制承受以察
守將不法爲職近來更論最反使帥臣保任乞刪其制帝悅從
之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藥院講筵閣賞錄院凡十四年郭
達討交州以爲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講畫會達貶亦
降監左藏庫起爲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內侍押
班制置涇原軍馬入奏李憲稱受密詔督糧自都轉運以下皆
聽處斬民懲前日之患憚於從行出錢百緡不能僱一夫噓聚
山谷不受調遣縣令呼者輒至段擊不能集事詔乃遣兵轉嘉
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臣死
無所恨但願朝廷勿輕此賊遂死贈昭信軍節度使諡忠愍入
內高品張禹勸贈皇城使各推恩賻錢有差爲人資性安重與

人言未嘗及官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詞筆札神宗嘗書李舜舉
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
寇無多若得重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仁宗從之命文彥博爲
招討賊平又請分河北爲四路每路統一帥府遂建魏鎮定瀛
四帥熙寧初爲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夏人寇大順城圍
慶州七砦率兵八百餘與戰獲其首領又以討平寧州叛卒功
陞都鈐轄累官皇城使從高遵裕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被數
創進入內押班遷永州團練使爲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
節度使諡敏恪

劉惟簡開封人由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
馬都監爲入內押班英宗初立來朝獨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

退帝坐幃中望見呼問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
新卽位臣自邊塞來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
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神宗立覽所題屏擢幹當延福宮
遂蒙親信交人妖詔審視事勢還奏乾德在童頭不足繫帥臣
劉彝貪功生事罪當誅帝信之擢郭逵趙禹南征行營承受被
謫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犒士卒內有先還者不得
預疏言此皆將臣上違聖畧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
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案閱
河北保甲振濟京西水災參定諸陵薦獻元祐初因論劾擯棄
不用哲宗親政以在藩時奔走服勤召至左右爲內侍押班卒
贈昭化軍留後

李祥開封人爲入內黃門號銳善騎射川材武中選授涇原儀

涓同巡檢從景思立以河湟功遷內殿崇班爲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遠討交趾駐富良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邊都巡檢使又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團練使還因所部兵多亡失降簡州刺史權熙河蘭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投保險待變數日寇徹圍去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種宜襲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抑班卒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劉惟簡薦主管高韓王宅尋領御藥院內東門司按行宜仁山陵進左藏庫使文州刺史紹聖初政令大變出爲真定路都監來之邵張商英力詆其過貶監郴州酒務又言援引張士良梁知新同在宣仁后閣結爲黨與編管白州徙配朱崖士良亦貶彬州章惇又誣

衍結元祐大臣謀廢立自郴州召士良選使實其說既至般陳無所得但言太后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安惇蔡京傳致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遂處死中外寃之馮世寧字靜之由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楊國公主瘵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奏不可帝不以為忤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宮成首命知入內內侍省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令自他途出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節出入禁圍六十餘年循謹無過時論稱之

李繼和開封人爲內侍黃門慶曆中任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

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密結內應上南關門
諭以禍福衆言俟李昭亮至卽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還兩
秩沙苑關馬奉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
不擾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吝不與衆喧訴州將閻門不
出繼和步入衆中曉曰汝曹爲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
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卒神
宗以無軍功不許贈官立爲定制

高居簡字仲略番禺人仁宗時爲入內黃門聞外廷議論必以
入告人目爲高直奏命護作溫成原廟稱爲精辦超殿頭領後
苑事嘗使南海遇廣州火督衆護軍資甲仗三庫賴以獲全事
聞詔褒之尋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龍圖天章寶
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卽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

儉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舊制幹當至內殿崇班以上卽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乃罷爲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輝州觀察使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官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安石欲興水利發用爲河北屯田都監加帶御器械遷宮苑副使兼外都水丞至遼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昉事權已盛挾勢毀慢大臣基橫官吏御史盛唐言其倚侍相度大名第五琦之功專爲已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廢人戶木植久無成功開漳河廢工七百萬滹沱河八九百萬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幾總趙子幾皆奏其姦欺多置捷口指決河所浸便爲淤田惟其所欲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

宗命加體量乃以憂死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卽善測人主微指先
事順承徽宗置明金局于杭命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
藉其力以進京旣相贊取青唐策力薦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
事宜與諸將之能否朝廷用憲故事命王厚領兵十萬以貫監
軍事復河湟四州由寄資特授景福殿使襄州觀察未幾轉熙
河蘭湟秦鳳經畧安撫制置等使至武康軍節度使以復洮州
功加檢校司空易節秦寧貫恃功驕恣專擅軍政選置將吏皆
掇取中旨不關朝廷因竅拂京意會除開府儀同三司京奏宦
官豈應授使相遂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非丹京又
言以宦官爲上介輕國無人帝謂并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
得使覘其國虛實策之善者竟遣之使還益探知上意由陝西

河東河北宣撫使簽書樞密院領院事兵柄皆屬焉請進築夏國橫山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進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京爲公相賁爲媼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言不可賁曰君受命京師自言功必成今何難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者十萬賁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知其詐而莫敢言開右旣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督表納欵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賁強館伴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投漢官賁故引板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使守新羅禁卒逃亡不死得改隸他州從此軍政盡壞宣和元年再使遼歸薦趙良嗣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將發會方臘起卽命討之 臘睦州青溪人世居縣塌村託左道以

惑衆其地自唐永徽中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因此自信憑藉縣境梓桐幫源諸峒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往來其間臘聚羣不逞及貧乏游手之徒以誅朱勔爲名奮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初起尚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卽歛手聽命不旬日衆聚至數萬後漸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破殺將官蔡遵于息坑遂陷青溪并睦歙二州南陷衢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遁城亦陷殺制置陳建廉訪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悉官吏暴虐得必斷支絳體或探肺腸熬以香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

匹并蘓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徽宗始聞大驚亟遣貫與譚稹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次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大軍適至合擊斬賊首九千還據杭二月貫稹前鋒水陸並進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及妻邵氏子毫并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辛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封楚國公自臘起破六州五十二縣戍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由湯巖柵嶺間九村八十五里保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王師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自此北征之役益不可過燕山旣復賞功詔貫解節鉞真授三公加封徐豫兩國公越兩川命致仕卽以積代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七年以

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疏爵遂封廣陽郡王自開國以來未嘗有也方在太原遇粘罕南侵遣馬擴辛興宗往聘金賁以擅納張覺興兵問罪賁尚厚禮其使謂如此大事何不宿告使者佞言速割兩河以謝賁聞之襁氣不能應遂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進曰金人渝盟王當今天下兵悉力枝梧何故反委而去自棄河東與敵河東一失奈河北何賁怒叱曰賁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賁置帥何爲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賁竟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除賁東京留守不受命願奉上皇南巡所募西邊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嘗克親從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琴瑟號慟賁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數道路流涕諫官

御史與國人議者遽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副竄
英州吉陽軍未至詔收數十大罪命御史張徵追及於南雄蒞
斬之函首赴闕梟于都市貫儀狀魁梧偉觀願下生十數鬚皮
骨勁如鐵不類閩人有度量輕財好利結納後宮妃嬪及左右
婦寺舉言日聞凡握兵二十年恩寵煥赫權傾一時奔走期會
過于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先偵得之
密以白上反陷以事得罪遂死庭尸雜運成市岳收輔弼多出
其門廝養僕圉官諸使者三數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俎
醢不償責也 朱勗潁州人父仲狡獪有智數家本微賤爲備
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方書歸設肆賣
藥病人服之輒効遠近輻湊遂致殷富因聘園圃結游客致往
來稱譽蔡京初過蕪欲建僧寺一開費直鉅萬僧言欲集此緣

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呼見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
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
窺上垂意花石挾勳與俱屬貫窳父子名置軍籍中始皆得官
勳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率
不過再三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遍于淮
汴號花石綱卽瀘州置應奉局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以百千
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物其中擢勳至防禦使東南
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闓等濟其惡竭縣官經
常以爲本所貢物豪取漁奪於民士夫家一木一石稍堪愛翫
卽領健卒直造其處用黃封表識尚未卽取責使蔑視微不謹
卽被以大罪及發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小異物指爲不
祥惟恐芟薙不速凡預是役中家悉破產鬻賣子女不足以須

斷山葦石程督峭慘雖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
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所經州縣拆水門橋梁
鑿城垣以過至日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綱旁羅商船揭
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轍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
濟卒四指揮盡充晚士猶不足京茹患之帝亦病其擾禁用綱
船伐塚毀室封廟象人圍囿凡十餘事然尚得與蔡攸等同事
既而勦欲廣所居直蘊市孫老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榭詔盡
充賜予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大小嗟哭於路中建
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朔望監司郡吏皆拜庭下命士至必先
朝謁主趙霖議建三十六浦牐與必不可成之功霖志在媚勸
益加苛虐天方大寒役死相枕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
庫錢遺之引爲發運使公肆措克園池擬禁藥服飾器用上僭

乘輿託以輓舟募兵夫數千自衛子汝賢等招呼官僚奔走備

伏流游迨二十年方臘起始盡罷花木進奉黜勸父子弟姪在

職者民大悅寇甫平復得志聲骸愈灼邪人穢夫候門奴事自

直秘閣至殿學士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

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一如闖人進見不避官嬪屋隨

州觀察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一門盡爲顯官驍僕亦至金紫天下扼腕唾罵靖康致亂勸爲

自全計權上皇倉卒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

田里凡由勸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後羈管衝

詔循三州遣使卽所至斬之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

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內亂不齒于人求見童貫賤史自言有

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天胙荒淫失道女真恨入骨髓本朝

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賈
奇之易姓名李良嗣譏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
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儼非中國之利
徽宗召問對以遼國必亡陛下念中原黎民遭塗炭之苦復往
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兵法先發
制人後發制于人萬一女真得志事無及矣帝嘉納之賜姓趙
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
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二月遣使金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
使遷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於六七頗能盡心與金爭議
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加延康殿大學士提舉上清宮至
光祿大夫既而朝廷復納張覺良嗣爭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
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改元御史胡舜

階論其敗契丹百年之好致金人侵陵禍至不測時已竄柳州詔廣西運副李昇之卽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梁師成字守道性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書藝局領唐思殿文字并外庫以隸人畜之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寵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遂以翰墨爲己任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高自標榜誇蘓軾再出訴帝勿禁誦蘓氏文留其尺牘毋令毀去至是其文稍出四方尙秀招致門下往往遭其點污書畫卷軸多寘外舍邀賓客縱觀其有題識合意者輒加汲引執政侍從墜手可得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附焉時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貴幸無比積官至胥州觀察使典德軍留後建明堂爲都監旣成拜節度

使加中太一神霄宮使歷護國鎮東河東淮南四節檢校太傅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黼造伐燕議始猶依違卒乃贊夾貫歸自
燕山頗失上意師成與黼共薦譚稹爲檢校太傅兩河燕山路
宣撫使策勳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
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於帝前嚙嚙升降至嬖養儲宏亦豫
科甲爲人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鷲遇間卽發居與黼隣帝幸
黼第見其交通狀怒之會朱勳與黼軋乘隙交攻帝罷黼相自
是始絀楊彘以郟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力爲保護欽
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獨留京師布衣張炳力
疏其罪指爲李輔國恐內外相應變出不測陳東又論其有異
志攘定策功當正典型帝迫於公議矜未誦言逐之師成疑懼
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劾亦待於外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

還帝命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始詔暴其罪責爲章化軍節度副使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官皆爲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權寵勢與梁師成埒歷鎮安海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死贈太師吳國公 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畀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漫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皆不可減號爲西城所築山濠立租算船納直至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悉不得免犯者執之率於常賦外一邑增租錢至

十條萬緡水旱蠲稅惟此不免擢公才爲觀察使李彥繼之

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用使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肯習山閭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所奪二稅轉運使不爲奏除但均諸別州京東西官吏劉寄任彥輝李士漁王濬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垓錢械宋憲無大小皆助彥爲虐役如奴隸因得悉至美官前執政出守者操笏迎謁輒倨坐堂上不爲禮有言于朝者師成叱曰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言者懼而止發物供奉大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九車牛驢數十頭龍鱗祥荔一本費踰百萬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力竭餓死至有自縊輓輒問者喜賞怒刑禍福轉手頽昌兵馬鈐轄范寥作彥意誣以刑蘓軾詩文論爲十惡遂

勒停時謂朱勳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于西北是也靖康初追
戡所贈官爵削彥官賜死籍其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
寥官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帝入青城命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
事太子北去遂留于汴元祐太后遣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奉高
宗登昨從幸楊州金人大入山東諸郡盜起黃潛善汪伯彥匿
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知成章因條二
人罪惡必致誤國且具申中書使之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
管御史馬仲言今是何時以言爲諱久乃思其忠直召赴行在
行至洪州潛善之徒忌之不置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
樂矣遂止之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語曰知公忠正能事
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

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藍珪康履皆康王府都監爲入內東頭供奉官從王使金營及
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有詔趣師入援履等固請願王留
相州王叱之而行卽位二人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與內侍
曾樞凌忽諸將或踞坐跣足立於左右至令馬前膝諾故疾之
者衆帝微知詔統兵官不許與內侍相見遽者停官編練履終
無所忌懼俄遷內侍首押班金州觀察使金兵卒至揚帝馳馬
出城百官不戒備從行惟履等五六人自是愈有輕外朝心及
幸浙道吳江競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出往江上觀潮供帳赫
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耶幕客
王世修亦嫉之以告劉正彥適王淵躡躋樞筦傳聞宦者所薦
愈不平相與合謀伏兵斬淵以其衆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鬚

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爪聲曰陛下信任中官隨其所
薦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以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
誅更乞珪履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卽除傅等官以安之
咸不願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左右
策將安出主管機宜時希孟以爲禍由中官不除之恐患未已
軍器監葉宗諤亦言陛下何惜一履康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
命吳湛於清瀾閣承座中執履卽以付傅屢斬之梟其首尋捕
珪擇等編置遠州擇行一程追還斬之左右所留內侍僅十四
五人後傅等誅贈履官益榮節召珪等還自武功大夫擢內侍
首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務尋升都却及迎太后充都大主
管奏還宮應千補授恩乞聽慈寧宮施行從之後以壽終 同
時藍安石由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與內侍

省折班康誥皆親幸用事誥善知開門事藍公佐嘗漏泄禁中
語言官劾與內侍陳永錫受劉光遠金力爲營牧永錫與祠誥
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安
石贈保寧軍節度使諡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諡始此

馮益康王邸舊人卽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幹辦御藥院兼
皇城司恃恩驕恣帝幸浙東與都統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
于帝御史趙鼎言明受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投武
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至宣政使明州觀察使內庭舊
有駢驥院官因其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
鼎與御史沈與求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貝飛
鴿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遂解
職與祠放歸家居者十四年僞柔福帝姬來歸時自稱爲王貴

妃季女以益嘗在貴妃間遣驗視爲所詐遂以真告及事覺生
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又與皇太后連姻得免卒于家

張去爲內侍張見道養子初爲章太后宅提點累遷安德軍承
宣使帶御器械與見道俱爲內侍省押班並充景福殿使去爲
寢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許之遂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
去爲與秦檜王繼先用事升延福宮使累遷入內都知恃恩干
預外朝謀議金將渝盟議大出兵先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斃
其頂髮都人駭之又進幸蜀之計陰阻用兵宰相陳康伯力非
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之以作士氣帝不得已令致
仕孝宗受禪詔落致仕與陳源同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
仍鑄印賜之修宮有勞特遷安慶軍承宣使數年後方卒初夏
皇后入宮去爲實進之后崩上皇遣傳旨立謝貴妃爲后故終

身不夫貴寵亦不敢復涉朝廷事如前日矣 源在德壽宮極

承太上寵愛命帶浙西副總管趙汝愚言當懲在前弊政內侍

不許干預軍政始罷然恃恩頑恣本官書史徐彥通爲掌家務

不數歲至經武大夫廝役甄士昌工理髮奏補承信郎欲窺臨

安府事補都吏李庚以官使日夜窺伺孝宗聞而惡之與京嗣

給事中于文价計遷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論建州居

住籍其貴進德壽宮除彥通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

猶未已移置彬州有固名小隱規制視禁籞有加亦以賜王才

人光宗卽位復召還白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除內侍省押班

帝爲太上居泰安宮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俱用事侍御史章

穎等追論往冰言帝不過宮乃諸人離間乞行誅竄以慰壽皇

在天之靈寧宗詔編管源撫州億年常州舜卿任便居住誅又

移源婺州億年湖州舜卿外補未幾咸聽自便人疑億年與源皆非宦者以在別業其所戚與妓淫媒其欺罔若此

甘昇內侍省押班擇之養子擇死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昇益以此用事有子娶臨安尹胡與可女與可爲小官時丐貸於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踰格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平反之昇陰爲與可地謝升卿爲豪民脫罪所得至萬緡上疑罷升卿論馬罪流巖州每與曾覲王朴三人盤結用事凡二十年招權市賄其門如市士大夫無耻者爭附之旣而覲死朴逐爾昇在朱熹力言之帝稱其有才且爲德壽官所薦熹謂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帝徐察其奸遂抵罪籍其貲以死弟曷淳熙末幹辦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與娒特立等同見親昵累遷至親衛大夫保

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爲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
謁有力馮遷官二秩頗貴寵 曾覲字純甫汴人用藍補官爲

寄班祗候初與龍大淵相朋結同爲建王府內知客孝宗受禪
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覲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
幹辦皇城司諫官劉度舉京房石顯爲鑿官雖有舊待之不可
無節度帝不納除二人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陛下反進何

面目尚爲諫官出知建寧尋放免舍人張震繳命亦出知紹興
御史胡沂周操章五上論其市權皆不報給舍周必大格除目
不下乃與祠不旬月復除大淵宜州觀察使覲文州刺史俱知
閤門事兼皇城司命凡四變與內侍押班梁珂表裏用事勢益
張大嘗命大淵撫慰兩淮將士御史王十勿言非出朝廷論選
之公有輕國體正言龔茂良言之尤切謂其害政甚珂百倍凡

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人才必掠美自歸稱爲己力或時有
小過卽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留中章疏間得窺見出
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其交通賄賂于求
差遣特小者耳今珂旣以罪出願特出威斷並行罷去著作郎
劉夙亦上封言陛下與二人觴咏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
將待其言而後決帝諭以潛邸故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
諫諍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遂坐斥一日洪邁
告陳俊卿鄭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俊卿訝曰何自得之謂由
二人俊卿以語葉顥魏杞因共質於帝前怒曰朕曷嘗謀及遂
逐大淵爲江東總管觀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又改浙東福
建乾道四年大淵死帝欲召覲樞密劉珙奏此曹奴隸可厚賜
之引以自近待爲賓友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帝納

琪言俊卿恐其入預政請處以浙東總管時觀已至近郊會虞允文使蜀還亦奏觀不可留帝恐其累已乃從之未幾又降墨詔進浙東觀察使舍人繳還俊卿謂升進必須有名旣而副汪大猷賀金正旦還始遷之戒閣門吏趣朝辭怏怏而去俊卿甫罷復召除福建觀察使提舉佑神觀會皇子立以伴讀勞升安德軍承宣使復副姚憲賀金國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復欲以文資官其子茂良仍繳進觀大怒力薦謝廓然爲殿中侍御史遂論出之朝士方側目重足而廓然由戶部員外郎忽賜出身驕橫得志其黨有從班韓彥古者本亦觀姻復獻議助之於是人主益疑大臣而信近習廓然官至叅知政事而卒六年加觀少保隱泉觀使必大當制亦有敬故在尊賢上之語士論惜之時文武要職多出其門

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煥文資爲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俄爲浙西提刑集英殿修撰奉內祠皆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極言其害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之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朱熹言之尤力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以爲言帝尚謂瑣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曰向來士大夫奔其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帝感悟寔覺其姦遂疏之嘗語左右曾覲誤我不少旣憂且患疽發于背而死凡得罪者皆追錄贈之 王朴初爲國信所小吏至大通事隆興初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久不決遣朴往許以地易歲貢爲幣持書而還進江東兵馬鈐轄乾道中積官至帶御器械知閤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合

亦以宰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矣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爲可任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侍郎趙汝愚力疏陛下卽位之初宰相如葉顥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爲敵自後數年以來並無與角是非者蓋其勢已積至此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抃所給金使取國書及歸被誅嗣歲使復至帝以德壽宮命爲離席受書淳熙八年賀正旦使又至復要帝起立帝因前已悔不聽遽起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帝不懌翌日汝愚因亟攻抃出爲福州觀察使奉外祠不復召

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官忠翊郎金再犯京師內外
不相聞綬以忠勇應募齋蠟書往南京調兵赴援由南壁絕下
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被害建炎中以死事恩補特立承信
郎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淳熙中海賊姜大獠寇泉南特立
緩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閔
門舍人充太子左右春坊典譙熙載並兼皇孫平陽王伴讀二
人由此得幸光宗卽位俱除知閣門事以隨龍恩皆親任用事
聲勢寔盛招權納賄無所忌憚留正奏乞罷之上意未決會副
參闕特立妄傳上意語以丞相在位久帝欲遷左揆就葉翥張
杓二尚書中擇一人就可者明日正於帝前論之怒其漏洩遂
奪職與外祠旣而復念舊召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賜錢二千
緡爲行裝正復諫不聽出城待命秘書郎沈有開皆論之帝由

是不復召寧宗受禪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 譙熙載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紹熙中卒較之特立頗號廉勤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同時平陽府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宣王易牛泰穆公悔過事令雍卽爲三詩以獻王甚愛重之卽位亦除知閤門事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復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璽歸軍恩進檢校少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王德謙初爲嘉郎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王府贊讀黃由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旣得旨德謙同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崩日光宗有疾中外洶洶王在喪次直講彭龜年論德謙須白中宮建儲則人心安奏入不報寧宗卽位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內侍

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以尊駕燈籠自奉外朝多附之爲人求官職以萬計泄其事者奇禍立至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謁德謙求爲節度使先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因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爲比德謙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署諫議劉德秀率臺諫論列宰相京鏞復以爲言命遂寢與韓侂胄爭用事屢以計勝爲所擠詔與外祠臺諫又交章論駁宗旦坐罷御史姚愈率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降團練使安置撫州而死

開禧高宗朝宦者淳熙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命提舉重華宮樞密趙汝愚謀建儲遣戚里韓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達于太后宗尹曰此豈可以易言明日再遣往未獲命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胄默不敢言禮

指天自誓遂白其事禮卽入宮泣告太后語見前傳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以諭汝愚約明日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上其事寧宗卽位除入內侍省都知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至中侍大夫初不以功自居屢乞致仕不許免推恩亦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也

董宋臣盧允昇皆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祇候轉橫行官資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專阿上意時在位久爲之聚歎以媚悅之引薦奔競之士寔諸通顯監司要地在外郡守皆用外戚子弟爲之大要賄賂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諸戲以奉帝爲娛樂竊弄權柄凡有內降諭令臺臣以節貼刊去不敢爭執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開慶初元兵駐江主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乞誅之亦不報景定

元年賈似道初政出之安吉州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復除入
內內侍省押班同提舉符賓所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
提點內軍器庫諸司并翰林院編修勅令皆所爲都大提舉又
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兼景獻府教授義不
與聯事上書求去言者論不置帝曲爲論解庇之秘書監湯漢
又言願收還押班等除命疏入帝不之省轉主管御前馬院及
酒庫至節度使卒其始終寵愛若此